



甬江、姚江、奉化江在宁波三江口汇聚。

视觉中国

# 宁波的故事

胡晓明

■吴卓平

# 醋鱼翻身

近日，德国总理默茨访华，在杭州的行程中，西湖醋鱼与东坡肉这两道杭帮菜被端上了欢迎晚宴的餐桌。当然，坊间的热议也开始上桌，讨论的中心，不是那些波澜壮阔的国际议题，而是这一盘鱼——这盘据说让不少食客皱眉、却又被多次郑重其事端上国宴的西湖醋鱼。

这很有趣。一条鱼，同时承载着“难吃”的网络梗与“符号性”的城市名片，这种分裂带来的讨论度，比正襟危坐的双边会议更有烟火气。

说起来，西湖醋鱼大概是全中国最“委屈”的一道名菜。很多人想象中的它：一口下肚，唇齿缠绵西湖烟雨中，多少风流的事仗骨柔情都揉进这盘菜里。而现实当中，大家对它的打趣却是：一道西湖醋鱼，能让爱西湖、爱吃醋和爱吃鱼的都陷入沉默。

可它的“黑历史”，似乎远不止这样。早在清朝，那位口味刁钻的袁枚就在《随园食单》里吐槽杭州五柳居的醋鱼“酱臭鱼败”。杭州人梁绍生，更是本地人不骗本地人，在《两般秋雨庵随笔》里给这道家乡菜打了差评：“近则工料简涩，直不见其佳处。”

半个多世纪前，梁实秋每过西湖“辄登楼一骨馋吻”，他的感觉则更下了一层楼：“不可加葱丝，更绝对不可以加糖，大量加糖，无复清淡之致。”

百年前的古人就已经在经历“卖家秀”与“买家秀”的落差。可就是这么一道屡屡被嫌弃的菜，却偏偏打不死、骂不倒，像西湖边的垂柳，一到春天又发新芽。因为它背后的那点东西，实在过于厚重。中国人吃饭，很多时候吃的不是饭，是故事，是念想。

有人说西湖醋鱼由清代“醋接鱼”演变而来，而“醋接鱼”又总被拉扯上南宋的“宋嫂鱼羹”——那碗让宋高宗赵构点赞的鱼羹。但鱼羹与醋鱼从形态到做法都相差甚远，说谁源于谁，实在牵强附会。更靠谱的传说是“叔嫂传珍”，那酸中带甜的味道，是小叔子远行避祸时，嫂子用以警醒他“生活若甜，莫忘辛酸”的暗语。寻常日子的那点念想，酸也酸了，甜也甜了，都在里头。

的确，一道菜能抵得上卧薪尝胆的效果，总有些缘由，或好吃得亘古不忘，或难吃得耿耿于怀。民国时最流行的吃法是“醋鱼带柄”，食客点了醋鱼后，会另上一小碟鱼生，杭州方言叫“柄”。生鱼片切得薄如蝉翼，用麻油、酒、盐、姜、葱拌着吃。而几乎所有描述西湖醋鱼的文献里，它只有一种味型：螃蟹味。1986年的《杭州菜谱》当中明确写道：一条好的西湖醋鱼，可以吃到螃蟹味。

这正是所谓的“食鱼寻蟹”。用廉价的草鱼做出昂贵的螃蟹味道，甚至有点“这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的哲学味了。包括只尝其味、不见其形的蟹粉豆腐，恬淡致远的蔬菜羹，苦尽甘来的龙井虾仁，都是这种文人菜的演绎。

那么，西湖醋鱼是怎么变“难吃”的呢？据杭州非遗传承人、杭帮菜名厨吴顺初所言，西湖醋鱼看似简单，但想要做得好吃极其考验功力。譬如，鱼一定要选1公斤左右的童子草鱼肉才鲜美；譬如，杀鱼前要用活水饿养两天才能去除土味；譬如，杀鱼时一定要大火收紧肉，中火煎生，不能久煮；再譬如，勾芡的时候只用糖、醋、酱油、姜末和淀粉，鲜甜的口感全靠比例……稍有失手便会“翻车”，即使是专业厨师，也未必成功。

然而很多餐馆出品的西湖醋鱼，单说这童子鱼就不常有，毕竟鱼越大越赚钱。饿养就更罕见了，鱼往往都是排好了队赶着上锅，前备步骤并不细致。或许是这个时代跑得更快，把它落在了后面。

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专找苦命鱼。那么，西湖醋鱼当真要这么一直“委屈”下去？

杭州人真是看不下去了，纷纷在后厨悄悄较上了劲。有大师傅一遍遍试，一遍遍改，做到第七十几版才勉强点头；有很多餐馆把鱼换了好几茬，笋壳鱼试过，鳊鱼试过，最后兜兜转转又回到草鱼，只不过这回，连鱼刺都一根根挑干净了，上桌时还配一尾完整的鱼骨；还有人索性把灶台搬到明档，怎么改刀、怎么余水、勾芡什么比例，全摊开给你看。瞧见没？不是这道菜不行，是功夫没到。

这股子“较铁头”的较劲，说小了是厨师们的胜负欲，说大了是一座城市的自尊心。西湖醋鱼被吐槽了这么多年，杭州人不是没听见，只是闷头在厨房里，一遍遍重来。

说到底，这道菜从来不是给急着赶路的人吃的。每道工序都在跟这个急吼吼的世界唱反调，可偏正是这点反调，让它从清代文人的食单里，一路游进了今天的国宴。

不妨多给这道鱼一点时间吧。



杭州名菜西湖醋鱼。

视觉中国

投稿邮箱：changsanjiao201811@163.com

## 缘起：甬江之水奔腾不息

吃好晚饭，我们就到甬江边散步。对岸灯火灿烂，那是宁波的老外滩保留的老建筑。宁波1844年开埠，江北岸渐次形成英、法、美三国侨民居住区，这些老建筑中有英国领事馆旧址、浙海关旧址和江北耶稣圣心堂等，依稀有着19世纪的时代感。从这里出发，轮船将宁波帮以及沙石、生丝、茶叶、瓷器等运往上海。

甬江依然奔流。多少人从这里乘江轮上上海。我是第三次到宁波，第一次是坐绿皮火车，第二次是动车，这回是从上海乘小车经杭州湾跨海大桥而来，夕阳之下，浩瀚无垠，海霞最是激动人心。

去上海的甬上名人，我最感兴趣的有几个人。一个是把轮船方向盘牢牢抓在中国人手中、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。他为夺回航权，

创办宁波轮船公司，打破外资对沪甬航线的垄断，后建立了庞大的三北航运集团。一个是把金融牢牢抓在中国人手中、创办证券交易所的赵家蕃。民国初年曾任全国造币厂厂长，曾变卖家产资助孙中山革命。第三个是将游戏大舞台牢牢抓在中国人手中、创办大世界的黄楚九。跟绍兴的师爷不同，宁波的帮帮，特别敢闯敢干。没有《繁花》里的爷叔，就没有上海滩的阿宝们。

第四个人跟我有关系。这回我到宁波来就是为了他。白天开会，我发言的第一句话是：感谢、感动、感恩。我稍稍停顿了一下。我知道这句话分量重，旁边的专家们都注意到了。

我凭什么感恩呢？这个会议是《四明文库》甲编第一期的发布会。五载春秋，这部文库已经刊行宁波地方文献342种260册。盛世盛典，做

了许多地方想做而做不到的事。然而，与在座的陈尚君教授、陈广宏教授不同，他们都是宁波人，这是他们的乡邦文献。我又凭什么感恩呢？宁波出版社社长笑了，他懂我。

这个文库，之所以舍《宁波文库》的名字，要用老百姓不好懂的《四明文库》，这与近百年前的《四明丛书》有关。《四明文库》与《四明丛书》一脉相承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影响全国的宁波地方文献集成《四明丛书》，其创意者、主编正是张寿镛先生。张寿镛又是光华大学的创办人、老校长，光华大学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，没有光华大学就没有华东师大，没有华东师大，也就没有我的文学博士学位，更没有我在那里三十五载春秋教书生涯的美好时光了。宁波市政府斥巨资支持、出版社及省内外众多

专家学者下大功夫，编出皇皇大典、《四明文丛》2.0版的《四明文库》，将寿镛老校长的事业发扬光大，我怎能不感恩吗？

寿镛老校长未及编完《四明文丛》，便溘然长逝。余下的第九、十集共25种23册，只留下了拟目。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员工完成了这两集的底本选择、撰写提要以及全部《四明丛书》的综述，也算是向先贤致敬，完成了老校长未竟之夙愿。

去年是光华大学百年校庆，华东师大隆重纪念。可惜未及与宁波联手，表彰老校长在保留乡邦文献上的功绩。其实，在寿镛先生那里，编书以表彰先贤，教育以陶冶后进；古籍乃国魂所在，办学乃未来可期，这是一体两面、古今贯通的大事因缘。教育与学术，都是接力传薪，如甬江之水，奔腾不息。

## 一乡之士而皆天下之士

一心为死难者立传。以及戏曲家周朝俊《红梅记》中敢爱敢恨、侠肝义胆的李慧娘，史家全祖望《鮑崎亭集》中组织抗清活动的屠耆二君子，策动三乡乡民抗清、最终血战而死的杜懋俊，善始善终坚持抗清军事活动12年之久的张煌言……从日常的“刚正不阿”，到治学的“经世致用”，再到危亡时的“以身许国”，这条主线一以贯之，共同构成了浙东文化中士人精神的完整画像。他们不仅是浙东铮铮硬骨的士人楷模，更是华夏民族精神的守护者。

甬江系奉化江与姚江汇合而成，奉、姚二江的源头皆在四明山。根据古代文献记载，相传此山峰峦之中有方石，四面如窗，可透日月星辰之光，故得名“四明山”。此山方圆八百里，横跨六县，峰峦起伏，林壑幽深，水量充沛。黄宗羲、张煌言、冯京第、王翊都在这里活动。最精彩的是四川达州人李长祥和他的妻子姚淑，李长祥后来在舟山，被鲁王任命为兵部尚书。这一对英雄

夫妇，他们的抗清义举，以及他们的诗歌唱和，留下多么精彩的故事。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夫妇《联句》第一联：“天从地下降，今自古时升。”语言非常朴素，意思非常深切，第一句谓：天明从地升起，隐喻明朝从地升起，暗指反清复明局面之出现；第二句谓：今日之中国乃是自古以来的中国之继承，言外之意是不许夷狄入主中国，亦即赶走侵略者。唐诗以来，没有这么精彩动人的诗句。李长祥夫妇的抗清，长达30年，应该是与郑成功齐名的民族英雄。

再往前追，南宋遗民、宁海人胡三省《资治通鉴音注》，也是一本传世之作。这本字数几乎与《通鉴》300万字相等的巨著，在字里行间倾注了无尽的亡国孤愤与大宗眷念、融入了历代得失的分析、政治教训的总结、思想道义的激励，实际上是一部借古论今、内涵极为丰富的史论。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，民国大史家陈垣先生，又在胡三省此著的基础上，写出

《通鉴胡注表微》，通过阐发胡三省及《通鉴》中的历史事例，在日寇占领下表彰“夏夷之辨”“民心臣节”等思想，砥砺气节，振奋人心，更探究兴亡教训，借分析宋亡元胜的历史原因，寄托对现实的深刻思考。被誉为陈氏“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”及现代史学的经典之作，既是浙东“经世史学”的传承，也是传统史学天下关怀的魂兮归来。

张寿镛老校长为《四明丛书》作序，特别强调，“一乡之士而皆天下之士”，“天下”，我们今天已经对这一概念有了更多的了解，不仅是一乡、一国、一族，更有道义、尊严、自由、公正、仁爱等人类共同体的超越性价值。因而，《四明文库》正如“四明”乃日月星辰天地之光一样，虽为宁波一地之文献汇编，却乃“天下之文献”，具有超越一地一时之永久光价。

或许，那天甬江之畔跑步不能停，是接到了四明文脉的能量？

## 朱舜水：对故国文化的坚守

甬江的下游是出海口。朱舜水多次从舟山出海到日本。

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个大放异彩的文明使者，一个是唐代的玄奘，一个是明代的朱舜水；一个向西取经，一个向东传法，都表现了中国文化的交流开放性格，以及坚韧不拔、以学问济世的精神。玄奘在盛世中西行取经，将外来文化引入中国并加以消化创新；朱舜水则在乱世中东渡授学，将中华文化输出到日本并促使其本土化。两人一“取”一“授”，一“引入”一“输出”，都开花结果，恰好构成了中国文化十字打开的双向画卷，显示了吾民族文化传播的强大生命力。

玄奘毕竟在陆地上。朱舜水海上漂泊，九死一生：为借兵抗清，从1647年到1658年间，四次东渡日本，七次出入长崎，三次下南洋，辗转安南（今越南）等地，其间在海上历经艰险。滞留安南时，他坚决不按当地礼仪跪拜，被强控仍奋力挣脱。面对杀身威胁，他坦然表示愿为遵守明朝礼节而死。虽受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厚待，但他心怀故国，四次拒绝为其建造的舒适新居，理由是无视国家灭亡而安居是耻辱。终生着明朝衣冠，每逢中秋（抗清挚友王翊忌日）便废节不庆。他将他对故国文化的坚守与怀念，全部倾注到了在日本的讲学与著述中，最终成就了其“日本孔夫子”的历史地位。

《四明文库》别集类收录了徐庆兴先生积30年心血牵头完成的《朱舜水集》（点校本）三大册，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朱舜水著作总集。杨儒宾教授在序言中，认为朱舜水是“国际人”，认为他具有孔颖达所说的“总天下之心以为己意”的人格特质，一生在中日两国参与的众多政务，遂不能以中国史的格局限定之，是“十七世纪东亚文化史的重要精神指标”，是“东亚精神的脊柱”。梁启超也说：“中国儒学化为日本道德基础，也可以说由舜水造其端。”17世纪到18世纪的东亚“天下”，是建立在儒教文明、佛教信仰、汉字书写、古代律法等共同文化的基础上的秩序，朱舜水是参与者与文明使

者。令人惊叹的是，日本在1720年就编出了《舜水先生文集》，在1912年编辑了《朱舜水全集》。舜水在日本的讲学，“老者白须白发，亦扶杖听讲”，他的日本学生安东守约，居然愿意分一半薪俸供他生活；而一位位高权重的日本藩主，生前礼敬舜水，在舜水死后，将他安葬在自己的家族墓园，视为家人。至今尚在东京汤岛的圣道书，在他影响下建成，而这位异国先知的墨宝书简，只言片语，依然大量流传在九州、京都、奈良、大阪、名古屋、东京、神户、以及各地的乡土史料馆和宗教机构、大学图书馆。日人曾资助孙中山，可以说，辛亥革命的成功，也是舜水先生异国他乡的魂兮归来。

## 天童寺：人与自然的相亲

的农禅传统，将农耕劳作与修行坐禅完美结合，实现了经济与精神的双重自立。

三是“默照禅”。强调在静默中观照自心，既保留了印度禅定的精髓，又融入了中国道家“清静无为”和儒家“心性内省”的思想元素，形成了一种极具中国士大夫精神气质的修行法门，吸引了大量文人学子。

四是“山水园林”。据说，中秋之夜，在大殿的庭院里，能看到最明亮的月亮，能闻到摇曳着桂花香气的月光。

天童寺是一个典型。宋代的中国，既富于文化自信，又具有强大而活潑的消化能力。其实整个江南都是这样的典型。那个时代的人敢于模仿与拿来，也敢于创造与送去。开放不仅是向外学习与吸收，也是向外传播。

如果说朱舜水是儒教东亚秩序的参与者，天童寺就是佛教东亚信仰的见证地。一阳一阴，共同缔造东亚文化史的大格局。如果说舜水是“国际人”，天童寺就是“跨国桥”，他们都一样跨越了族群与语言的限制，成为东亚文明史的永恒传奇。

道元将天童寺的曹洞宗禅法、寺院建筑格局乃至清规戒律全套带回日本，创立了日本曹洞宗。这意味着，日本接受的是已经深度中国化的佛教。天童寺成为“中国化佛教”的标准输出源。据史料记载，仅在宋、元、明时期，就有至少32批日本僧人来此求法，同时也有11批中国僧人由此东渡弘法。

在元代中日官方关系紧张的时期，与天童寺有渊源的高僧（如一山一宁、西洞土昙）曾受朝廷委派出使日本，为化解冲突、恢复邦交发挥了文化使节作用，这也是政治外交的艺术。

汉字、丝绸、水稻、茶、制度、唐诗、文房四宝、绘画，再加上王阳明、朱舜水，宁波的天童寺、天台国清寺、杭州的径山寺，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，日本人成为华夏文明的最大学生——令人惊异的是，这些“老师”几乎都在江南。

除了将宋代禅风、儒学及文化科技传入日本的兰溪道隆，天童寺还有日本的“三祖一圣”，宗祖：在日本被称为“小童童”的希玄道元，是日本曹洞宗的宗主。茶祖：将茶种与茶文化传入日本的千光荣西。陶祖：随道元禅师

来华的日本匠人加藤四郎，在宁波学习了制陶技术，回国后开创了著名的“瀬户烧”。画圣：日本艺僧雪舟在宁波期间，他获授“天童第一座”的崇高礼遇。他将宁波的山水风物（如天封塔、三江口）绘入画中，并将中国水墨技法与自身感悟结合，最终成为日本水墨画（汉画）的一代宗师。

我最喜欢雪舟。如今在天童寺内，仍能看到日方赠送的雪舟画像等纪念品；在日本东京博物馆、京都博物馆、爱知县高年寺、山口县防府市毛利博物馆，都能看到雪舟的杰作。雪舟最懂得中国的江南。中国人将佛教生活艺术化，他更将禅宗艺术化了。

我最喜欢天童寺山门楹联的上联：问谁具正法眼，向义兴未结芥庵，太白未为童子以前，识得苍山真面目。

这不就是艺术的法则：向自然的深处、向无限的不确定处，发挥人创造的潜力吗？据说，《四明文库》在今后的编纂计划中，还将收入雪舟的作品，我属期待，下次带着雪舟的收入，在天童寺的正殿前，看有桂花香气的月光。